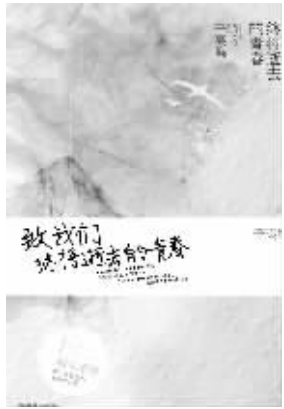


阮阮在去见赵世永的路上出意外死了 ⑫

热点关注



辛夷坞 著
朝华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近日，赵薇的导演处女作《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正在南京热拍，同名小说也因此受到广泛关注。18岁，郑微说：“我是谁，有什么我得不到？”22岁，她大喊：“美国，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把我的男人还给我！”26岁，她看着他：“我不可能一次又一次相信你。”曾经我们都以为自己可以为爱情去死，其实爱情死不了人，它只会在最疼的地方扎上一针，然后我们欲哭无泪，我们久病成医，我们百炼成钢。

[上期回顾]

林静又回到了郑微身边，住进了郑微的单身公寓。这天，他们俩手牵手时，被陈孝正看见了。

陈孝正顺利度过了公示期，从任职文件下来的那一天起，他正式成为中建二分的副经理。但是这时，谁也没有心思大张旗鼓地庆贺，因为，检察院正式对二分的三产公司盛通涉嫌非法经营、盛通总经理冯德生涉嫌职务犯罪一案正式立案调查。

调查的前几天，冯德生还宴请过检察院反贪局梁副局长，饭桌上大家相谈甚欢，一片太平。检察院这次主管调查的不是梁副局长，而是刚来的反贪局正职，姓刘。盛通在措手不及之下接受调查，势如破竹。

几天之后，检察院正式要求二分将五年之内所有的财务档案移交审查，那天，办公楼来了七八个穿着制服的检察官，都是陌生面孔，林静不在其中。如果他今天也这样出现在二分，郑微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处之。周渠也被请去谈话、协助调查。整个二分上下人心惶惶。比起对未来的忧虑，郑微更担心周渠。

这天晚上回到住处，郑微问林静：“周渠会坐牢吗？”“如果说，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你，你会不会很失望？”“不会。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企业就像树，没事你别老摇晃它，否则它很难长得枝繁叶茂。”“但如果这棵树爬满了虫子，不摇晃它只怕枯死得更快。”“哪棵树上没虫子啊，你们现在挑中的难道是虫患最严重的一棵？”“没错，它的确不是最严重的一棵，但是谁让它长到了森林的边缘？”“那每次将一棵树晃倒之前，先摘下它的一片树叶，就是你一贯的作风？”

林静陡然变色，“你要这样想我也没办法。微微，你可以指责我，但你把我看成过要陪你一辈子的那个人吗？你何尝不是把我当做一块浮木，希望有个人陪你走过最灰暗的一段。我敢说，我至少想过要跟你走

到最后，但你没有。”说完就站直了身子，“我有事还要赶回去，你早点儿休息。”

“林静。”她叫住他。林静几乎是立即停住脚步，却没有转身，只听到郑微在他身后问道，“最后一个问题——你爱我吗？”林静回答：“如果你心里不相信，我给多少次肯定的回答又有什么用？同样的问题，你又爱我吗？”

也许这才是成年人的感情，放在天平上小心计量，你给我几分，我还你多少，我们可以付出的东西是那么有限，再也经不起虚掷和挥霍，郑微失望了。

林静没有得到答案，站在门口说：“我过几天来时，给你打电话。”“过几天你没有必要来。”“理由？”“因为那几天我正好经期。”

他走了，谦谦君子的林静关门的声音重得让窗户的玻璃嗡嗡作响。郑微以为没人能激怒他，原来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接下来的一个月，林静再也没有联系过郑微，他消失在她的生活中，就像从没出现过。

阮阮的腿伤逐渐恢复，行动已经没有了大碍，约郑微周五一起吃晚饭。饭桌上，郑微看出阮阮有心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昨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世永打来的，他说他快要结婚了。”“赵世永？那个臭男人，他想干吗？他结婚尽管结婚，跟你有什么关系？”“他再怎么不好，也不是一个坏人。他说，结婚前想见我一面。”“这简直是无耻，疯了才会去！”

“微微，你说得没错，疯了才会去……可是我想去。”“你想去见他，你疯了，你现在已经怀孕了呀。”“你先别急，我没打算抛夫弃子。我只是想在他结婚前去看看，就当说声再见。我们说好在S市见一面，然后各

自回到原来的地方。”

郑微垂下头去，她知道爱情是足以焚身的烈火，不管是聪明人还是笨蛋，爱上了，都成了飞蛾。“机票买好了吗？”“我坐火车去，像以前一样，坐三个小时的火车去看他，这是最后一次了。”“吴江不会怀疑？”“我说去看个朋友，他不会追问的。”

第二天，阮阮上车前，郑微还给她打了电话。“你路上要小心啊。”“没事，别想得那么可怕，回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电话里阮阮的声音听起来那么快乐，郑微觉得即使她赴的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约会，但为了这一刻的快乐，还有什么不值得呢？

半夜，手机铃声吵醒了郑微。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喂，请问是郑微郑小姐吗？”郑微的心像被鼠宝的爪子挠了一下，“我是，你是哪位？”“我是××公安局××分局的干警，请问你是不是阮莞的家属或朋友，她现在在××医院，伤得很严重，你的号码是她手机里最后一条通话记录，能否麻烦你代为通知她的家属，尽快赶到××医院急诊室。”

郑微的脑子“轰”的一声，什么也听不清了，跌跌撞撞地抓起包就往医院跑。

警察解释说，火车上出现了一名重案通缉犯，在逮捕过程中，年轻警员情急之下居然在人群密集的车厢里开了两枪，一枪正中歹徒，另一枪则射中了躲闪不及的阮阮。

手术室的灯终于灭了，白大褂上血迹斑斑的医生走了出来。“很抱歉，请问哪位是死者的亲友？”郑微像被人重重一击，医生的嘴巴一张一合，她只听懂了一个词：死者！

熟悉的电话铃声在警察手里响起，警察打开手机，“是一个叫赵世永的打来的，你要不要接一下？”郑微这才想起也许还在S市苦苦等待

的赵世永。她拿起电话，“喂”了一声。赵世永居然分辨不出电话这头并非阮阮，他吞吞吐吐地说：“阮阮，对不起，我未婚妻和我妈今天来我这儿，我暂时去不了S市，你能不能等我一天，我明天就飞过去……”

“你没来！”是他给了阮阮一个不得不赴的约定，而他居然没有来。赵世永听出了不对劲，“你不是阮阮？是郑微吗？阮阮在哪里？你告诉她，让她等我。”“她等不了你了。”“你在哭？出了什么事？”“阮阮她死了。”

电话那端安静得很诡异。郑微忽然哭不出来了，阮阮飞蛾扑火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男人？如果阮阮还在身边，她会不会也苦笑着说：“是我决定要去见他的，没有人逼过我，他有什么错？”

郑微说：“你不要怕，她是死于火车上的一场意外，跟你没有半点关系，即使你来了，她也永远到不了你们约定的地方。赵世永，死的那个人为什么不是你！”郑微为阮阮不值，也为她庆幸，在阮阮临终的最后一刻，想必心里是幸福的。

出了医院，郑微径直乘出租车去了林静家。带着睡意的林静惊讶地看着还穿着睡衣的郑微。“你这是干什么？”郑微直接扑进了他的怀里，他有些狼狈地挣开，她又不顾不顾地扑上来。

“你找我只有这些事儿吗？”“别说话，林静，抱着我。”他感觉到这一晚的郑微如此依赖他，不管是什么原因，他都觉得足够了。

“阮阮死了。”“阮阮？吴江的老婆？”林静看着郑微的表情，什么也没说，只是紧紧地抱着郑微。郑微把头靠在林静的肩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阮阮，有时我们要的，也不过是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陆徵祥夫妇成为大清国的外交明星 ⑧

历史人物



胡心鼎等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陆徵祥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留有重彩的传奇人物：他是第一个冒着杀头危险剪掉辫子的大清官员，并率先支持孙中山，领衔通电要求清朝皇帝逊位。但在袁世凯醉心于当皇帝的春秋大梦时，他却顺从袁氏淫威，参与、支持了封建复辟活动。他曾担任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和最后签字人，但后来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坚决维护民族尊严和合法权益，最后毅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愤然挂冠辞职……

[上期回顾]

1905年7月28日，正值许景澄被慈禧杀害五周年忌辰，陆徵祥为了纪念恩师和整饬外交官员形象，第一个公开表示要剪掉辫子、穿洋服西装。

1905年11月，陆徵祥被任命为清廷驻荷兰王国公使，在即将告别圣彼得堡莅任荷兰之前，沙皇尼古拉二世传说说要接见陆徵祥。陆徵祥当时的职衔只是参赞，即便像许景澄这样的清朝外交大臣离任，沙皇也未给过这样的礼遇。

沙皇与皇后在圣彼得堡金碧辉煌的冬宫亲自接见陆徵祥及其夫人培德，不是例行公事地礼貌性寒暄，而是亲切自然地交谈。接见结束时，沙皇尼古拉二世与皇后共同表示，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在圣彼得堡再次见到陆氏伉俪。俄皇夫妇这样的接见和祝愿，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何况当时的大清国在西方国家看来只是一个软弱可欺的封建国家。沙皇尼古拉二世此举有何玄机奥妙，值得深思。

离别前后，陆徵祥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辞拜会俄国政府的有关官员、各界朋友和其他国家的外交使节。之后，夫妇二人按照预定行程，信心满满地赶赴荷兰海牙。

陆徵祥能在近乎是培德老家的荷兰任公使，让这对夫妇充满无限憧憬与期待，同时又感到责任重大和艰巨。

到了海牙，陆徵祥夫妇摆脱了以往的限制，顺理成章地在外交舞台上施展各自的才华。他们配合默契，自然大方地出席各种外交活动。陆徵祥每每用法语向荷兰及欧洲国家介绍大清国、阐述中国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和政策时，由于有夫人的事先提醒和现场助阵，总是情绪饱满、充满自信，因此也更加精彩动听。陆徵祥仪表堂堂，温文尔雅，在各种外交场合均不卑不亢、拿捏有度，培德夫人则得体完美，配合得天衣无缝，夫妇俩俨然成为大清国的一对外交明星，受到广泛关注。

大清国驻荷使馆的馆舍最早是

租赁的房子，由于经费不足，多年失修，水道不畅，每逢下雨大门口总是汪洋一片，既影响出行，又有碍观瞻。培德到来后，立即请来当地工人装修房舍、整修路面、疏通地下管道，很快就使大使馆的面貌焕然一新。由于荷兰物价较高，培德夫人便从比利时选购家具，还定制了两辆豪华马车。这两辆极富中国特色的马车，靠马力牵引，轴承转动，弹簧座靠，既有中国传统车座的富丽堂皇，又有胜于西方马车的舒适感，许多见过的人都赞叹不已，想像着远在东方的中国该是多么富有。当风度翩翩的陆公使和金发碧眼的培德夫人同坐一车或一前一后奔驰在海牙大道上时，俨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了众多好奇的目光。

陆徵祥在海牙工作了四年。他就任公使后不久，便向荷兰王国外交大臣万·戴斯呈交了关于在荷属殖民地中国侨民区设立中国领事馆条约的建议书，并要求就相关问题举行外交谈判。紧接着，1907年夏，海牙成了第二次世界和平大会的舞台。大清国任命陆徵祥以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代表中国出席此次大会。陆徵祥不得不独自一人面对残酷的现实：当时所有的西方国家均把中国视为末位国家，在国际事务特别是在涉及中国主权的重大问题上，一概将大清国排斥在外。

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召开前，中国驻俄公使杨儒曾力荐熟谙国际公法、人地相宜的陆徵祥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重要成员随其一同参会。那次大会共有26个国家参加，而且是在俄、英、法、美、日等几个主要国家的主导下进行的。大清国由于当时缺乏经济实力和国际视野，难以在大会上发声。

而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则不同，陆徵祥以一个职业外交家

所特有的智慧和风范出现在大会的舞台上。尽管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的主办方一再声称以“限制军备和保障和平”为目的，但出席会议的国家总共只有44个，绝大多数贫弱国家都没有参加，大清国虽然是作为世界上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国家出席，但却被主办方刻意安排在次席上，这让陆徵祥有种受侮辱的感觉，因此他在程序会议上首先提出了关于“各国席位的排列，应按照各国国名的第一个字母和罗马字母顺序排列”的建议。这一建议不仅获得大会通过，而且后来成为国际惯例。这是陆徵祥在大型国际会议上初试啼声，成功亮相。在各国的共同努力下，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通过了13项国际公约。这些条约的制定和签订主要以西方列强的实际利益和整体实力为出发点，没有考虑到被压迫、被侵略、被殖民地化的国家的根本利益与一贯诉求，更没有就“限制军备和保障和平”展开深入讨论。尽管如此，陆徵祥却从中得到了十分难得的锻炼，同时收获了大量宝贵的信息。

由于积攒了几个星期的公假，陆徵祥在海牙和平会议之后便偕夫人直接去埃及度假了。陆徵祥返抵海牙后，经与荷兰外交大臣万·戴斯先生磋商，就订立领事条约和设立领事馆事宜展开外交谈判。没过多久，陆徵祥在圣彼得堡认识的老朋友万·斯文德接替万·戴斯任外交大臣。这让陆徵祥喜出望外，因为他确信能够从老朋友身上找到有利于发展两国关系的共同点。然而，两国领事条约谈判的进展仍然十分缓慢，因为其中掺杂的历史问题太多，且情况十分复杂。

1619年，荷兰人在爪哇岛的西北海岸边建立东印度的首府——巴达维亚城（今雅加达）。从1624年下

半年占据台湾至1662年被郑成功驱逐为止，荷兰人盘踞台湾多年。其间，荷兰以台湾为基地，从事与澳门、福建、菲律宾、日本、印尼之间的贸易，兼做海盗行当。到清朝末年，荷属东印度所辖之格罗巴、苏门答腊等地已成为华侨的重要聚集地。荷兰对当地的统治缺少章法，致使当地华侨的人身受到歧视，权益受到侵害，资本受到压制。为保护华侨权益，清廷驻德、荷、意、奥大臣李凤苞，自1882年就已开始就中国在荷属东印度地区设立领事馆一事与荷兰政府交涉，所获答复是，欲设领馆，须先订有关专约。李凤苞随即将荷方提出的先决条件上奏朝廷，然而后者竟不置可否。1897年，新任驻德、荷、意、奥大使吕海寰再度与荷兰政府进行交涉，荷方经研究答复说，荷属南洋47万多人，半数已入荷兰籍，无须中国设馆保护。1901年，驻德、荷大使荫昌第三次与荷兰政府进行交涉，仍无功而返。

陆徵祥经过多次交涉才知道问题的复杂性。他认为，眼下虽有某些进展，但很难达成一致，签约基本无望，因为荷属殖民事务局一直顽固地坚持着他们的反对立场。陆徵祥认为，如果此次谈判无法达成协议之可能，大清国就没有必要继续派公使常驻海牙。于是，他秘密致电清廷，建议将自己召回。清廷接到陆徵祥的密电后，马上照准。

万·斯文德得知陆徵祥即将被召回的消息后，心里非常难过，极力想予以补救。当他知道无法改变局面时，便努力做荷属殖民事务局的工作，同时建议陆徵祥代表中方谈判，而自己代表荷方。陆徵祥回京后，谈判改由荷兰公使万·贝拉斯负责。尽管谈判十分艰难，但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最终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